



讀「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以後

湘清

一、前言

上星期日，我到李至剛居士處去，他給我一本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出版香港印行的生命雙月刊第三十期，其中有一篇基督徒吳恩溥君所作的「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文，不僅對煮雲法師極盡謾罵污辱的能事，於佛教的教理，尤多誹謗曲解。我是三寶弟子，護法有責，所以雖然自由中國的佛教團體並沒有請我做公設辯護人，煮雲法師也沒有請我做他的常年法律顧問，但爲了顯正摧邪，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話。

二、煮雲和尚過火了嗎？

吳恩溥君認爲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書，火藥味十分濃厚。如果粗看起來，煮雲法師著的那本書，好像是有點過火，但若仔細的考察，實在一點也沒有過火。我們觀察某一言論的是否過火，不能僅看言論的本身，而要視言論所指的對象如何而定。倘對象的過失很輕微，而言論的指責極嚴厲，那麼當然是過火，如若對象的過錯極重大，則言論雖嚴厲，也不能說過火。我們看煮雲法師所指責的對象，是基督教徒到高雄佛教堂去散發大罵佛教的傳單，是基督教徒硬要侵入屏東東山寺內強向佛徒宣傳耶教，是黃牧師當眾毀壞佛像，是再三發生於各地的基督徒不向國父遺像敬禮的事實，諸如此類無法無天的事，真可說是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而吳君對煮雲法師所指責的對象，不知承認是基督徒的錯誤，反說人家火藥味重，未免太不知自己檢討了。

三、是誰潑婦罵街與羅織人罪？

吳君說：「究竟是高僧說法呢？還是潑婦罵街」？在吳君看來，煮雲法師所著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書，只是潑婦罵街而已。但我們看煮雲法師記述一位黃牧師當眾毀壞佛像時，他並沒有罵黃牧師是野牧師，還是規規矩矩的稱他黃牧師，而現在那位指人潑婦罵街的吳恩溥君，竟罵煮雲法師是「野和尚」，是「狐狸」。從這點看來，煮雲法師還不失高僧風度，而吳君一文，才是連篇的潑婦罵街。寄語吳恩溥君：「不要只見弟兄眼中的刺，不知自己眼中橫着的樑木」。

還有吳君認爲煮雲法師虛構陷害的羅織人罪，但我們讀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書，其中列舉的許多事實，或舉出時間與地點，或根據報紙的

記載，並無虛構陷害之處。而吳君羅織了煮雲法師「妄語」「偷盜」「殺人」「三大罪狀，這就叫嚇死人哩！幸而吳君或許不是法官，否則煮雲法師將難免死刑。親愛的吳君，你要知道煮雲法師有爲了憐憫基督徒的誤入歧途，爲了要拯救你們十字架下迷途的羔羊，完全出於大慈大悲的救人心腸，說他殺人，真是罪過罪過。

四、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

吳君舉出封神榜爲例，他認爲封神榜的小說中，也有不少與現代科學不謀而合，中國人尚且不敢稱封神榜是科學的老祖宗，而現在這位窮和尚竟大膽說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，在吳君就認爲「真是豈有此理」。但我們要明白，封神榜與佛經，是絕對不能相提並論的，封神榜的作者，當時也並未相信書中內容真實，更無意希望封神榜的讀者相信書中內容是真，其當初動機不過是好玩的虛偽描寫，供人引樂消遣，在現代的民法學者說來，封神榜上的神怪描寫，不過是「諧謔的虛偽表示」，說的人固認其非真，也明知聽的人並不信以爲真，這種諧謔的虛偽表示，法律上既不能作爲依據，理論上更不能作爲憑藉，所以中國人決不敢妄稱封神榜是科學的老祖宗。可是佛經與封神榜却大大的不同，在佛陀當初說法的時候，非但不像封神榜作者那樣諧謔的不以爲真，並且是極隆重的宣示佛是金口，佛說是真語實語，與封神榜之以戲筆爲動機者，豈可同日而語哉！正因爲佛經絕非封神榜的戲筆可比，所以佛經上說：「佛觀一杯水，八萬四千蟲」，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「無量數世界」，「無量劫前」，等等，遠早於西洋科學細菌學、天文學、考古學等的發明，因此說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，亦並不爲過。還有吳君認爲科學發達的歐美，是基督教國家，不是佛教國家，因此他否定「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」。但吳君却忽略了西洋科學家受到基督教迫害的史實，如大科學家哥白尼及迦利略等的科學理論，因不能見容於基督教而受迫害的事實，彰彰在人耳目。而佛教國家從未發生佛教迫害科學家的事實，這可以證明科學與基督教的不相容，以及佛教與科學的相合。

五、洪秀全的史實

吳君認爲煮雲法師誤解太平天國，是不讀歷史的錯。那麼我現在節錄幾位著名歷史學家對於洪楊之亂的評判如下：錢穆教授國史大綱第四十五

章有云：「洪楊因地理的關係，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，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託，一面搜到廣西深山中愚民的擁戴，一面却引起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，其起既用上帝會之團結，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襲奪政策的效用。」又黃大受先生著中國史第四十三章有云：「太平軍利用耶教宣傳，採愚民政策，過分鄙視傳統文化，一切目之為妖，激起了傳統讀書人的反感」。還有繆鳳林教授所著中國通史要略第十章述及太平軍也這樣說：「惟知標榜耶教以愚民，而於吾國歷世相承之名教，則一取仇視態度，不惜徹底毀滅，師行所至，尤多褻奪良民，有破壞而無建樹。……由是漢族士夫，對太平軍亦皆深惡痛絕」。從以上幾位歷史家的論述看來，洪楊之亂確是中國歷史上受到基督教迫害很慘的一次，並不是焚雲法師不讀歷史的錯。至於馮道玉祥會助長朱毛匪幫叛亂甚力，乃眾所週知之事，而吳君猶裝作不知，真可說是昧於時事了。

六、二道永生永死的怪誕

吳君認為六道輪迴是怪誕虛妄的。而基督教對於佛教所說的六道，只承認「天堂」與「地獄」二道，所以我們對基督教的理論，姑稱之曰「二道升沈」。如果把佛教的「六道輪迴」與基督教的「二道升沈」比較起來，就覺得六道輪迴是十分的合情合理，而佛教的「二道升沈」，却是怪誕之至。因為照佛教的說法，不信耶穌的人，縱有小小的過錯，也要墮地獄而永不翻身，這樣不問罪的大小，一概要墮地獄，試問這與小偷同巨匪一樣的處以死刑，何以異乎？如果認為小偷與巨匪的處刑應有不同，才是合理，那麼基督教不分皂白的認為大罪小罪同樣下地獄，那顯然是不合理的。佛教則不然，依佛理說來，最重的罪才墮地獄，次重的罪墮餓鬼及畜生，並不太重的罪投修羅或人道，罪少功多升天堂，毫無罪業才能出離六道而成佛。佛教的合情合理，豈耶教二道永生永死的怪誕可比。

七、闢殺生助其解脫的謬論

吳君說：「究竟這些人呀，鬼呀，畜生呀，係從那裏來，何以越來越多？還有既然六道輪迴不已，說不定圈中之豬，籠中之鷄，前生是你的祖宗，不也應該作下品十惡業的人輪迴來的，那麼我們宰它食它，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，還不是功德無量？佛教戒殺生，是怕人誤食祖宗肉呢？還是忍心看它們流轉畜生道，不肯援之以手呢？」吳君以上一段話，可說是全文最荒謬之處了。如果說宰殺畜生，可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，那麼請問吳君，你們基督教要人升天堂，為什麼不殺人？也是忍心看人們在人間受苦，不肯援之以手嗎？要知死並不是解脫，死與升天更是二

回事，若說殺它宰它，就是助它解脫，就是使它升天，那麼世界上就找不到佛教或基督教等宗教，豈不是多出幾個殺人魔王，就可使世人解脫升天了嗎？天下那有這樣荒唐的事！而所謂：「宰它食它，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」，這樣荒謬的言論，竟出於基督教雜誌主編吳恩溥君之口，實令人不勝驚異！（未完待續）

封面 鎮江焦山寺小誌

本刊資料室

本期的封面是這次「菩提杯」的佳作入選者「鎮江焦山寺的佛像」，作者秦丕基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間攝的，像這樣莊嚴的彫塑，在臺灣的佛寺中是很少見到的，佛座的下面，排列着八位護法的天帝，中間還有一尊小佛像。

關於鎮江焦山寺的歷史，經編者函詢駐錫臺北華嚴蓮社的焦山寺方丈智光老法師，據函告因手頭無山志，不能記其詳，僅從語錄中憑記憶略誌如下：「鎮江焦山寺，始於後漢興平年間，名普濟庵，歷晉至唐，更名普濟寺。法席大振。宋淳熙間，有師體禪師者，重興大殿，裝塑佛像。佛印禪師主焦山時，嘗即景題詩，凡十有六，華嚴真境其一也。清雍正間，改名定慧寺，蓋以圭峰定慧禪師之定慧而為其名焉」。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一日智光識」。

據此，秦先生所攝的佛像，當是公元一七四四年間的作品，距今將近八百年前的彫塑。不知今日鐵幕中的焦山佛像，尚猶健在否！

